

中学課本社会发展簡史

教学参考資料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中学課本社会发展簡史

教学参考資料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2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北京景山东街)

北京出版社重印(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6号

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工业出版社第一印刷厂印刷

統一书号: 7012·1707 字数: 36千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張: $1\frac{13}{16}$

1961 年第一版

第一版 1961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北京: 1—1,700册

*

定价: 0.14 元

說 明

这是一本教学参考資料书，是为了帮助中等学校进行“社会发展簡史”教学編輯的。“社会发展簡史”所講的道理，对初中二、三年級的学生來說，有些是比較抽象也比較难懂的。在进行教学的时候，需要补充一些具体而生动的材料。因为時間匆促和編者水平的限制，这本书里收集的材料，数量不多，也未必都合乎教学的需要。希望教师們根据教学經驗提出意見和提供新的材料，以便再版时修改。

中等学校政治課教材編輯組

1961年8月

目 录

訪“中国猿人”的故乡·····	1
苦聰人有了太阳·····	5
解放前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	14
解放前阿坝藏族地区的农奴制度·····	21
爱尔南多·柯尔蒂斯·····	29
資本家为什么要雇工人做工? ·····	31
包身工·····	38
巴黎公社儿女的脚印·····	45
写给父亲的信·····	51
洛克菲勒財团·····	53

訪“中国猿人”的故乡

四月初是北京春遊的好季节。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們乘汽車从北京出发，去訪問聞名世界的“中国猿人”的故乡——周口店。汽車越过了芦沟桥，穿过良乡和房山县境，行駛三个多钟头，到了背山面水的周口店。这地方北面是崗巒起伏的西山，南面是一望无边的河北平原。春风吹动平原上的麦浪，一陣又一陣地滾向遙远的天边。

初到周口店的人，給你印象最深的就是到处都是石灰。路上，屋頂上，都象蒙上了一层白霜。附近的山崗都是光秃秃的，不很高，树木很少。山坡上灰一块，白一块的，原来是开掘石灰的矿坑。在中国猿人出土以前，这地方是以出产石灰著名的。远在明朝初年，封建統治者在北京大兴土木，修建宮殿，就在周口店大量开采石灰。500多年以来，开掘工作一直没有停过，所以那些本来完整的山崗，被挖得东一个缺口，西一个深坑。

我們一到周口店，首先就登上龙骨山。中国猿人的第一个头盖骨，就是在这座山上的一个洞穴里发现的。龙骨山东西寬190米，南北长220米。自从明朝在周口店开采石灰后，这山上不断挖出許多鹿和象等动物的骨骼的化石，当地人不懂这些化石的价值，只知道是中藥，叫做“龙骨”。由于龙骨的不断出土，这座小山就叫做龙骨山了。

我們首先參觀中国猿人出土的洞穴——周口店第一地

点①。中国猿人的正式学名叫“中国猿人北京种”，俗称“北京人”。他的第一个头盖骨发现于1929年12月2日下午4时。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以前，也曾在此地发现过一些牙齿和头骨碎片，1927年发现一颗完整的下左第一白齿，经过鉴定，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1928年又挖出一些上下颌骨和头盖骨碎片。虽已有这些发现，但中国猿人在学术上的地位依然没有能够完全肯定，直到1929年，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才奠定了中国猿人在学术上的地位。

中国猿人的头盖骨低平，眼眶上部有两道粗大的眉骨脊，脑壁很厚，平均脑量为1075立方厘米。根据体骨判断，中国猿人已经能够直立，估计身高约1.52米。头骨内有矢状脊和额中缝，下颌骨的前内侧有瘤状突起，门齿呈勺子形，从这些可以断定中国猿人是我們现代人的直系祖先。

发现中国猿人的洞穴的洞壁仍旧完整，但洞顶已坍，从洞顶到洞底，挖了34米深，挖出的岩石和沙土达两万立方米。这样规模巨大的发掘，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第一地点发现的材料极其丰富。人类骨骼的化石就有：较完整的头骨5个，头骨碎片7块，上颌骨2块，下颌骨和残片14件，牙齿152枚，股骨7片，胫骨残片1块，肱骨残片3块，残锁骨一片和月骨一片。从这些化石可以认出40多个男女个体，其中包括小孩和老人，所有中国猿人体质上的重要性质，都能找到根据。在东坡一带堆积着角砾岩，其中就有各种骨化石和猿人使用过的石器。在

① 第几地点是考古学者把龙骨山的发掘地点编成的号码。

东、西坡有一带是紅、黃、紫、黑色的細灰土，其中发现的石块和化石大部分也变成了黑、灰等顏色，有的表面还有龟裂，証明是中国猿人用火的遗迹。同时出土的还有許多动植物化石，植物化石有朴树和紫荆，动物化石有 118 种之多。这个洞穴，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初期人类化石和文化資料保存得最多的一个宝洞。

接着，我們訪問了紧邻第一地点的高大阴凉的“鸽子堂洞”。据考古学家說：这里发现的人类化石和石器比新石器时代还晚些。因为洞里住了許多野鴿，所以称为“鸽子堂洞”。

我們沿着山坡上的小路向上攀登，到了周口店第十五地点。1936 年到 1937 年間，此地曾进行系統的发掘，掘出的动物化石有鴛鳥、土鴿、鴿鸡、麻雀等鳥类和披毛犀牛、肿角鹿、象等。出土的石器有斧状器，刮削器等。这些石器經鉴定都是用手打击制成的，石器的打制技术比中国猿人生活的时代进步了。

繼續上山，就看到“去山頂洞人”的路标。爬上山頂，面向北面山下的平原，可以看到我們的祖先——中国猿人所生活的自然环境。这一带发现有虎、熊等化石，証明有过大山林；有馬、羊等化石，也必然有草原地带。这些都說明猿人当时采取生活資料是比較容易的，所以这一带成了他們的故乡。現在，这里已看不到水草丰盛、林木蒼郁的景色了，就說山下远古年代那条大河吧，現在也变成了干河。

往前走不远就到曾經发掘出距今 5—6 万年前的“山頂洞人”居住的地方。这个洞在中国猿人产地的最上部。1933 年

和 1934 年間作过有系统的发掘。这个洞穴原来是有洞頂的，洞口向北，洞口附近及其相連的南部洞頂，因为已破碎不能保存，便在发掘前拆除了。这儿掘出的人类化石有头骨、上顎骨和下顎骨等。从这些人类化石可以認出 7 个个体，其中 2 个是小孩，1 个少年，4 个成年人，成年人中男女各半，男性中有一个是年逾 60 的老年人。这儿还掘出許多重要文化遺物。其中发现最好的骨器是一件骨針。針身保存得极好，圓而滑，針尖圓銳。还发现了一件磨光的鹿角和許多裝飾品，如穿孔的石珠，穿孔的狐犬齿、穿孔的貝壳和砾石等。和“山頂洞人”同时出土的有大批哺乳类动物的完整骨架。这是当年許多野兽失足落到“山頂洞”中爬不上去，活活饿死，所以骨架才这样完整。此外，还有魚类、两栖类、爬行类和駝鳥的化石。

从山頂洞走下来，到了半山腰的“中国猿人产地陈列室”。这个陈列室是 1953 年建立的。全部陈列分为三室。第一室是 50 万年前的“中国猿人”和 5—6 万年前的“山頂洞人”的化石模型以及他們的生产工具等。这些陈列品使我們理解了人类从猿到人的演变过程，以及概括地理解中国猿人所生活过的环境。当人們看到这里只有人类化石的模型，自然联想到中国猿人和山頂洞人的头骨等珍貴标本被美帝国主义窃走了，立即会激起憤恨的心情。第二室陈列的是和中国猿人，山頂洞人共生的动物群化石。在这里，我們看到了从中国猿人产地发掘出的各种珍奇的动物化石，其中有班鹿、野猪、中国貉、古象等，以及早已絕种的劍齿虎、肿骨鹿、犀牛等，这說明我們的祖先和这些猛兽进行过艰难的斗争，以求生存。第三室是中国猿人产地附

近其他地点发掘出的各种动物化石，有中国鬃狗、水牛、扁角肿骨鹿等骨骼。镶嵌在墙壁上的鱼化石尤其精采，每条鱼各有不同的游泳姿态，看来仍是栩栩如生。这些鱼化石的产地的位置在中国猿人产地以南 1.5 公里的第十四地点。经 1933 年和 1951 年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共采得鱼化石标本 1000 多尾，鱼身大小不一，大多是鲤科的鲃属，其中有四川鲃鱼和已经绝种的短头鲃鱼。据考古学家说：这些鱼化石已有 500 万年以上了，比中国猿人还要古老得多。

1949 年人民政府就恢复了中断 12 年之久的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到现在为止，除了掘出大批石器和动物化石外，又发现了五颗中国猿人的牙齿和上臂骨（右肱骨）及小腿骨（左胫骨），其中胫骨是过去从未发现过的。中国猿人的故乡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正在繁荣起来，毁坏了的山坡培植了树木，镇上不断出现新的建筑物，人口比解放前增加十倍多。新筑了一条从北京通往周口店的公路，使周口店接待着更多前来访问的客人。

（孙世愷、康爰，选自 1955 年第 7 期“旅行家”）

苦聪人有了太阳

祖祖辈辈藏老林，
世代代不见天，
树叶作衣裳，

兽肉野草当食粮，
芭蕉叶是苦聪人的屋顶，
麂子的脚印是苦聪人的大路……
共产党领我们离开了山箐，
走出了老林，
苦聪人有了房屋，有了火，有了太阳！

——苦聪人的歌

几年前，苦聪兄弟还停留在钻木取火、 构木为巢、赤身裸体的时代

翻阅我国的历史，你一定会看到太古时期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构木为巢的传说。可是，几年前在云南哀牢山的密林深处，我们的苦聪兄弟，却还停留在钻木取火、构木为巢的时代里。

我们从昆明出发，越过了云南高原上的万重青山，南渡红河，到了我国西南边境的金平县。又从金平继续西南行，在人口稀少的哀牢山中走了三天，才来到苦聪兄弟的家乡。

这里已是我們最边远的国土，紧紧靠着越南民主共和国。抬头一望，那云雾漫漫的哀牢山顶，是一片黑茫茫的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半山上座落着一个又一个苦聪人的新村。当我们爬上一条崎岖的山道，去访问苦聪大寨时，两边山坡上出现迭迭层层的梯田，田里的秧苗绿葱葱的。一群头戴银饰、身穿青色衣裤的苦聪男女，低头在秧丛中除草，他们都是农业社的社员。绿色的、黄色的、红色的山地，象一张张彩色棋盘挂在山岩

上，走近一看，原来是种的谷子、玉米、紅薯和棉花。地边菠蘿散发的香味，把我們一直送进寨子。

寨子修在一个蒼翠的山堡上，金色的屋頂在初秋的阳光下閃閃发光。大群的猪鸡在房前屋后追逐、嬉鬧，有些妇女在院子里紡綫織布，老人們坐在屋檐下編竹器。寨子边上是一所小学校，二十多个苦聰少年靜靜地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講課，他們是苦聰人的第一代学生。

生活在內地的讀者，也許你們会認為這是一幅极其平常的农村图画吧！但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苦聰兄弟的过去，你定会感到这幅图画的内容是多么新！又是多么美！

几年前，当我们还没有找到这帮苦聰兄弟的时候，他們就漂泊在哀牢山上这座原始大森林里，主要靠采集野果野菜和猎取野兽过活。在森林里种植的唯一农作物是玉米。每年春天，他們随便砍倒一片树木，晒两个月以后，放火烧光，用一根削尖的木棒或用树枝作成的木鋤，在地上挖个窟窿，丢下种籽。种籽入土，人就日夜守候在地边，与森林中的各种鳥兽作斗争，直到秋收。收获最多的人家，只够吃三个月，碰到雨水多的年成，砍倒的树晒不干、燒不着，玉米种不上，整年都靠野果和兽肉充飢。

那时，苦聰兄弟不敢出林到市場交易，从小赤身裸体，长大后为了遮羞，就用树叶围在腰間或把兽皮披在身上。只有少数胆大的人才敢背着松鼠、鹿茸和編的竹器去向附近的哈尼人或傣家换件旧衣裳。他們光着身子，羞于走进人家的村寨，只好把松鼠或竹器放在村边路口，自己躲在路旁的草丛中，見有人

走过，便高声喊道：“好心人！把我的东西拿去，给我件旧衣裳穿吧！”一直等人家去远了，才敢走出来取换得的东西。由于耕地不固定，人随地迁，居无定处。多数人是砍些竹子和树枝围成栅栏，再用几张芭蕉叶或竹叶盖在顶上就成了房屋，有的就睡在石岩下和大树洞里。芭蕉叶和树洞，都抵挡不住高山密林内的风霜雨雪，苦聪兄弟只好终年烧起篝火，夜里靠它取暖御寒，吓跑野兽；白天靠它烧煮食物；种地时靠它烧掉树木。

火，在苦聪人的生活中成了最重要的东西。但森林中没有火柴，要取火，得找一个晴天，把晒干了的芭蕉根放在地上，再用两根竹竿来回摩擦，要连续不停地摩擦半天，竹竿磨热了，迸出点火花，掉在芭蕉根上，才着起火。因此，当苦聪人搬家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把火种带走，他们出外狩猎和采集时，也必须留个人在家看守火种。有时，夜里刮起大风，把芭蕉叶的屋顶吹跑了，雨水落下来。全家人就用自己的身子去遮住火，不让雨水把它淋熄，哪怕身上烧起了泡，也不能离开。

这种日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知经过了多少的年代。在苦聪大寨，我访问了七十岁的老太婆玛塞梅，她在原始森林里生过四个小孩，小孩出世后没有布包，只好用芭蕉叶烤热了包。没有吃的，生孩子第二天就用树皮把孩子背在背上，到处去挖野山药吃，站不住，只好跪着挖。光吃野菜没有奶，孩子饿得哭，她也急得哭，四个孩子都活活饿死了。这位老人家在大森林里过了六十多年，还不知道米饭和盐巴是什么滋味！

“我们要出林！”

“我們要太陽!”

苦聰人祖祖輩輩這樣盼望着。從十來歲開始學射弩箭，一直盼到沒有力氣拉开弩弓的時候。他們也作過不少出林的嘗試，這些嘗試一次又一次地失敗了。遠的不說它，就在十多年前，有四戶苦聰兄弟搬到森林的邊緣，砍出了一條通往林外的道路。這件事傳到了駐在半山的國民黨中隊長董小堂的耳朵里，在一個漆黑的夜晚，這只狼帶了三十多個爪牙，悄悄地摸到四戶苦聰人住的地方，把他們的弩箭和火藥槍等全部家財洗劫一空，有個逃避不及的苦聰人被當場打死了。從此，苦聰兄弟就住森林深處搬，搬到那沒有道路的地方去。

不過，他們出林的希望並沒有熄滅。這希望，象他們古老的风習一樣，父傳子，子傳孫，一代代地傳了下來。

黨和人民政府先後花了五年時間；
在原始大森林里找到了二千多苦聰人

這一天終於盼到了。

1953年春天，雲南邊疆的哈尼人，傣人和瑤家把共產黨來幫助少數民族過好日子的喜訊輾轉傳到了這座最偏僻的原始森林裡，苦聰兄弟在狂歡之餘，卻又懷疑起來：“共產黨的心腸為什麼會這樣好？”“是不是又來騙我們苦聰了？”慘痛的历史經驗告訴他們：不要輕易走出林去。

我們的黨和人民政府雖然從鄰近的其它兄弟民族中聽到有關苦聰人的點滴情況，但這民族究竟有多少人？生活得怎

样？为什么不出林来？却不知道。于是派了一批干部前往原始森林去访问他们。纵横几百里的原始森林有如茫茫大海，到哪里去寻觅那些漂泊不定的苦聪兄弟呢？

访问者们只好先在原始森林边缘的哈尼族和傣族寨子住下，等到附近赶街的日子，便带着礼物到街子上等着。有时偶尔等到一两个出来赶街的苦聪人，便向他们宣传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问他们有什么困难，送给他们需要的衣服和盐巴等物品。但苦聪兄弟们，却呆呆地望着这些陌生人，不敢接受送给他们的东西，怕以后要追还，经过再三解释，才收了下来。

这样，陆续找到了六百多个苦聪人。1954年初，原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成立时，特别到森林中邀请了苦聪人的代表去参加。

辽阔的原始森林中，传递消息是十分困难的，除了自己一个家族的成员外，苦聪人也不知道其它同胞住在哪里。这六百多苦聪人遇到的事情，并没有被居住在密林深处的大多数人知道。因此，在1956年，驻守边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当地党委的指示，又派出民族工作组，深入原始森林的心脏去作第二次寻访。

解放军的同志们背起行李，带着干粮，在不見天日的大森林里走了几天，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他们看到的只有猴子、老熊和馬鹿……。

他们又一次出发寻找苦聪兄弟们。进林的第四天，忽然看见一个头发披到肩上、臉孔黑黝黝的人，身上挂了几条烂布筋筋，站在离他们四五十米远的地方采野果，他们欢喜得大叫起

来：“老乡，老乡！”哪曉得这人听见喊声，掉头拼命就跑。他们边追边喊：“老乡，不要怕！”这人象发了疯一样，前面有一座丈多高的岩子，他一纵身跳了下去，他们怕追出事来，只好返回驻地。

解放军同志们再一次进林，朝着那个人跑的地方找去。又走了一天，忽然前面出现了一块亮堂堂的天空，飘着缕缕炊烟，他们急忙往冒烟处走去。快要走到时，拨开草丛，发现一座芭蕉叶盖的房子，屋里还烧着一堆火，但一个人也没有，看样子是刚才听见狗咬才跑走的。

他们又失望地回到驻地。左思右想，最后搬到森林边的金竹寨住下，这里有几家瑶人。他们白天同瑶族同胞一起去劳动，晚上向大家讲民族政策。半个月后，同大家混熟了，一个叫邓三妹的瑶族姑娘告诉解放军同志，她的大姐就嫁给苦聪人白大热。他们问她为什么不早说，她说：“原先不知道你们到底心肠好不好，怕你们去伤害苦聪。”

邓三妹领着解放军同志第四次进林。真凑巧，她带他们到了去过的那间屋子。过了小半天，才见邓三妹领着她的姐夫进来，原来就是前次碰到的那个苦聪人，这人神色紧张，周身发抖。当解放军同志说明了来意，并把带来的盐巴、衣服和黄烟送给他时，白大热忽然哭起来，说：“好心人来了我还跑，真对不起你们呵！”解放军同志告辞的时候，白大热苦苦留住大家多住一夜：“我们的女人还没有见着你们这些好人呢！”第二天，白大热家的妇女回来了，都躲在屋外，从墙缝往里瞧，不敢进来。原来她们都没有衣裳和裤子穿。

經過边防軍这次深入查訪，森林中的大部分苦聰人都找到了。

1957年春天，金平县的党和人民政府又抽調了十八个干部組成苦聰人訪問团，由副县长率領，第三次訪問苦聰兄弟。他們携帶了三万元的救济物資，分三路进入原始森林。經過整整半年時間，訪問团团员的足迹遍布了这座廣闊的原始森林，把游猎在林內的二千一百七十七个苦聰人全部找到了。

你讀了这段故事，有些什么感想呢？为了找寻一个被旧时代遺弃了的人口很少很少的兄弟民族，我們的党和人民政府先后花了五年時間，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我們其它民族的同志們一批接一批地来到深山密林，历尽了多少艰苦！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世界上其它一些少数民族的命运。你們一定知道在北美洲的原始森林里，两百年前本来住着一种紅皮肤的印第安人，美、法、荷的殖民主义者为了掠夺这块土地，殘酷地屠杀他們。后来美国政府又派了一支人馬去找寻他們，但这些人并不是去做好事，而是对印第安人进行穷追猛杀。最后，这个地区的印第安人几乎被消灭了。我們的苦聰兄弟，因为生活在社会主义的祖国，他們不但避免了印第安人的悲劇，而且正在以社会发展史上找不到的速度，追赶着先进的兄弟民族。

中共金平县委帮助苦聰人出林定居，发展生产，逐步摆脱落后貧困，向社会主义过渡。国家先后撥了九万多元专款給苦聰人购买农具、耕牛、籽种、口粮、衣服和其它生活用品，三百七十六家苦聰人，平均每家得到国家赠送的东西价值在两百元以上。現在，苦聰大寨已成立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一个互助

組，社主任苗初沙是一個瘦黑的中年人，他從小生長在原始森林裡，連縣城也沒有去過。兩年前的秋天，他被苦聰人選為代表，到北京去參加了國慶大典，又到東北和上海等地去參觀，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宏麗圖畫深深迷住了這個受盡苦難的苦聰人，回到家鄉後，苗初沙逢人便講社會主義的好處。“我們也要社會主義！”苦聰人都這樣說。苗初沙又告訴大家：“農民只有互助合作，才走得到社會主義。”於是，有二十六家苦聰人在工作隊干部的領導下，辦起了一個合作社。在合作社的帶動下，去年全寨收的糧食比 1957 年增加了一倍以上，家家戶戶都吃上了大米飯。今年，他們正在為奪取更大的豐收而努力。我到苦聰大寨的那天晚上，月色皎潔，碧綠的哀牢山又裹上了一層銀妝，我漫步寨邊，看見社員們正在月光下積肥，有說有笑，情緒十分熱烈。在人群中找着了社主任苗初沙，他說他很懷念北京、很想念毛主席，然後向我提出了一個奇怪的問題：“毛主席也住過大老林嗎？”我說沒有。他搖搖頭，不相信地說：“他怎麼會對我們苦聰人這樣好呢？”我告訴他，毛主席制訂了民族政策，要幫助我國所有的民族過渡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大家都按照這個政策辦事。他才滿意地笑了。

這時，我又想起了苦聰人唱的那支歌：“……苦聰人有了房屋，有了火，有了太陽！”

是的，苦聰人已經同那不見天日的野人般的生活永別了，現在他們有了太陽！一個是天上的太陽，它溫暖了苦聰兄弟的身體。還有一個是人間的太陽，這太陽就是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它照耀到我們祖國這塊最邊遠的土地，照耀着我們多民族